

 Nanjing Story

Changyangli

秦淮故事

長干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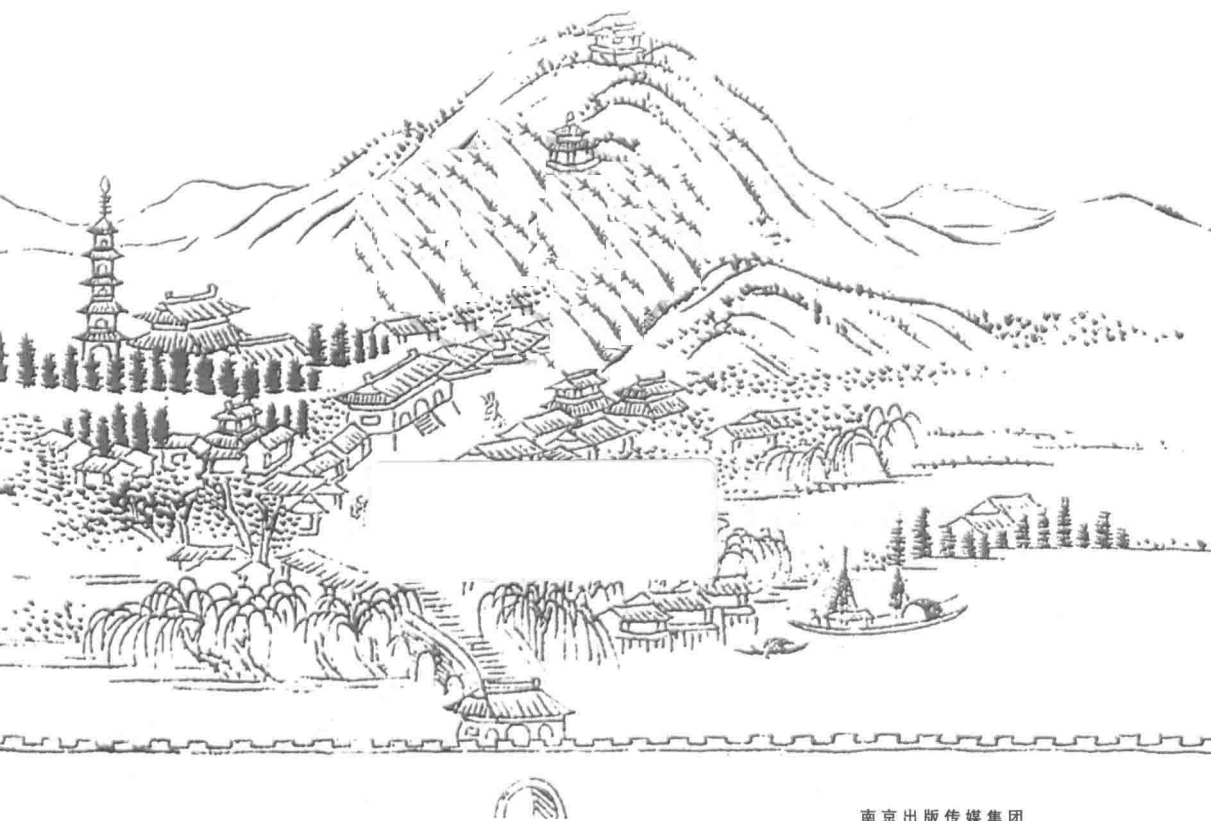
姑文◎著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長干里

姑文◎著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千里 / 姑文著. -- 南京 : 南京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33-2477-7

I. ①长… II. ①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3489号

书 名: 长千里

作 者: 姑 文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n>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天猫1店: <https://njbcmjts.tmall.com/>

天猫2店: <https://nanjingchubanshets.tmall.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93、83283864 (营销) 025-83112257 (编务)

出 版 人: 项晓宁

出 品 人: 卢海鸣

责任编辑: 杨传兵 聂 焘

装帧设计: 张 淼

责任印制: 杨福彬

排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50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3-2477-7

定 价: 60.00元



天猫1店



天猫2店

江南长千里，古老繁华地。阅读长篇小说《长千里》，我们就行走在长千里了。历史的长千里，现实的长千里，记忆中的长千里，鲜活的长千里，就在眼前，就在身边，就在心中。小说选择了这样一个既有重大历史价值又有深远现实意义的题材，成功地将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融于精彩的人物故事之中。小说融文字的温度、情感的热度、故事的力度、精神的高度于一体，是一幅饱满纷繁的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城墙史、老城保护史的恢弘长卷，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曲折生动，人物命运牵肠挂肚，古往今来，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文本既好看好读，又能让人掩卷深思，久久回味。这是建立于纸上的坚不可摧的城墙，是固守在人心深处的不可割断的支柱。这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让读者更多地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文化名城的昨天和今天，了解明清城墙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助力城墙申遗等方面，起到文学应有作用。

——范小青 2018 年 12 月 19 日于南京

姑文新作《长千里》是继其“秦淮故事”明朝四部曲《琉璃世琉璃塔》《歌鹿鸣》《朝天阙》《瞻玉堂》之后又一华语网络文学力作，深刻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所经受的洗礼，彰显了它的不息的生命力和久恒的魅力，堪称是借助网络翅膀对优秀中华文化的超时空文学传达，必将对再造 21 世纪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白庚胜 2018 年 12 月 27 日于北京

同
居
長
下
里

劉
文
士
長
下
里
同
居

兩
小
無
嫌
猜

李
日
長
下
里
同
居
長
下
里
同
居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中国非遗中心主任、
中国国学中心主任、书法家连辑先生为本书题贺

目

录

引子	〇〇一
壹 山川灵秀	〇〇五
贰 鬓已星星	〇一六
叁 明月逐人	〇二八
肆 吉祥万德	〇四三
伍 亭亭如盖	〇六五
陆 捧出辉煌	〇八〇
柒 山河城阙	〇九〇
捌 神乎其技	一〇一
玖 今夕何夕	一一二
拾 辈出英豪	一二三
拾壹 弱水三千	一三三
拾贰 众志成城	一四四
拾叁 天成佳偶	一五四
拾肆 我心匪石	一六三
拾伍 振翅翱翔	一七一
拾陆 陌头杨柳	一八一
拾柒 真理长存	一九一
拾捌 百世不迁	二〇五

拾玖	江雨霏霏	二一八
贰拾	仗义相守	二三一
贰壹	漂洋过海	二四三
贰贰	瓜田李下	二五七
贰叁	蓦然回首	二六八
贰肆	念子实多	二七九
贰伍	结绮临春	二九二
贰陆	威仪棣棣	三〇六
贰柒	光风霁月	三一八
贰捌	梵行已立	三三〇
贰玖	悠长假期	三四一
叁拾	不计前嫌	三五三
叁壹	利益众生	三六四
叁贰	相伴白首	三七四
叁叁	一身正气	三八五
叁肆	江帆云外	三九五
叁伍	终老于此	四〇五
后记		四一四

引子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

.....

李白的这首《长干行》朗朗传诵一千多年，长干里因此名扬天下，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样浪漫传奇。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长干里，南都老城南的一块地方。

南都是座古城，古城有一句古话：过年不看灯，等于没过年。二〇一八戊戌狗年的正月十五，按公历已经是三月，江南到了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初春时节，南都的老百姓们毫不在意季节的变化，仍旧齐齐涌向城南，“阿去看灯啊”“灯阿好看啊”成为元宵节的问候语，一年一度的上元灯会在这一天达到巅峰。

算起来这已是第三十二届，三十二年中的每一个春节，甲天下的上元灯彩都如约照耀着天下文枢的夫子庙、潋滟着微波轻漾的上元河、辉煌着时光悠悠的南都古城；在今年，更是惊艳了全世界。自金鸡年腊月二十六点灯仪式开始，一声“上灯了——”的呼唤，刹那间点亮了城里城外，风雅上元、拥抱世界、春秋来客、千年文韵、华灯映水、八方迎宾、感恩祈福、中华城墙……一个个或雅致或欢快或喜庆的灯展区缤纷亮相，交相辉映着美丽的古都。

东晓亮快步跑上中华门城堡的高处眺望远方，随手举起袖子擦着额上的汗珠。满目光彩辉煌如盛夏白昼，火树银花绚烂相应，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潮和灯海交汇相融为热浪翻滚的大洋，灯会吉祥物不时在四处出现，引起人群一次次欢呼雀跃。

历史传承最悠久、技艺传承最有序、展现形式最江南、办展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辐射带动最强、群众口碑最佳、媒体关注度最高、

品牌影响最广……第三十二年，上元灯会拥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指数。

韩云气喘吁吁地追上来，递过毛巾笑着说：“东老师放心吧，高处看效果更好！”参加过多少次大型灯展了，东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检查、走上爬下地左看右看，这都从腊月检查到正月了，还在每天细细查看，太小心了吧！而且东老师贵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没必要事必躬亲吧？那么多学生弟子在呢！但是怎么说都没用，他总要跑在第一线，自人前忙到人后，大冬天的常累得一头汗，师母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说他昨晚到家有些咳嗽，叮嘱要照顾好，别让他再着凉，可谁劝得住呢。这会儿顶着寒风站在城门最高处看灯，一看又是半天！

现场观看效果的确好，近百米高的天下第一塔在前方璀璨绚烂，仰瞻高耸入云直欲浸月追星，倒影映在上元河中漾漾微明，将水波上的长干桥染成了名副其实的灯火卧虹。而十里河水化身为灯火的大川，清流一带波光摇荡，堤岸两边密布的桃李杏梨如琼枝玉树，水波中起伏的莲花、荷花、锦鲤，画舫上勾勒的翘角飞檐，都五光十色、栩栩如生，音韵流光中活了一般上下争辉。灯影随桨声漂荡流淌，与欢歌笑语融为一体，飞腾升扬在南都城的上空。

而脚下的明城墙，则被灯火勾勒出晶亮鲜明的线条，在耀眼的灯光中绵延无尽，势如游龙般飞腾横亘，依山傍水，穿云入空，在灯与光、影与彩的衬映中焕发出六百五十二年蕴藉的磅礴气势。

东晓亮移动着视线一点点望过去，神情凝重。今天正月十五是最重要的一天，可千万别出什么纰漏！每一年的灯会都这样，灯多人多担心多，别人过年吃喝玩乐，灯彩艺人过年则又忙又累又操心。东晓亮已经不记得何时在家吃过年夜饭，初一拜年、初二回娘家、初五送财神这些南都的老规矩更是久未参与，东冬总抱怨一过年就看不到爸爸。

“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游龙下喧闹的人群中忽然传来朗朗的诵诗声，清朗悦耳，响遏行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踏着璀璨的灯影与和煦的春风，身着红色唐装的领诵人手提莲花灯含笑缓步而来，舒徐从容，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人群缓缓流动，自然而然围拢在四周。

“东老师！你的灯！真好看！”韩云瞪大了双眼赞叹。东晓亮笑笑不语，静静远望。绯色的莲花灯，一朵朵花瓣由白变浅再慢慢变深，栩栩如生，娇艳欲滴，



恰如夏日初绽的菡萏在阳光哺育下正点点盛开成怒放的莲花。

有几人知道，这一盏灯有六十二道工序？有几人知道，为了这六十二道工序的薪火传承，三十年中发生了多少事？东晓亮不自觉地搓了搓双手，粗糙宽厚，遍布老茧，有一次去美国使馆办签证要采集指纹，被诧异“这个人没有指纹”！结果来了一堆洋人惊讶地研究，一根根手指抓过去，好不容易勉强采了一个，嘀咕着办了签证，就是因为这六十二道工序。

城墙下的游人自好奇观望渐渐踊跃参与，一首首久经传诵的诗句不断响起。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开始是孩子们跟着朗诵，之后大人们老人们、许多游人跟着念起来，一句一句由生涩害羞至熟练热烈，在璀璨的灯影中渐渐如置身舞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东晓亮不太懂诗，遥望着人群有些走神。念诗写诗猜灯谜写春联，这些她才拿手呢，所以，前有东晓玫、东晓欣，后有东冬，都对她的崇拜得不得了。诵诗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每个诵诗人都自然而然变成了演员，在灯光中喜悦欢乐地表演；而人群后壮美的城墙，此刻仿佛舞台后的幕布，映衬着喜气洋洋的古城。“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韩云、李惠那些学生们也随人群朗诵起来，会背的时候满脸得意，不会时哈哈大笑充数。

城垣环绕的古都啊，这一刻在灿烂的灯火照耀下、在朗朗的诵诗声中，跨越了悠悠时光，模糊了古今流年，定格在诗情画意中。

忽然，东晓亮的视线停顿在诵诗的人海中，他的血液瞬间似凝固，浑身僵硬得一动不能动。巍峨的城墙下，一个瘦削高挑的少女笑靥如花，清澈明亮的双眼在璀璨的灯影中光彩流转。东晓亮揉了揉眼睛——使劲揉了揉，没错，是她！那远较常人宽广的额头，那即使在号啕大哭时依旧清扬的眉宇，那因眼距稍远而常显愕然的双眸，不会错！满头浓密的乌发束成马尾在脑后摇晃，轻盈欢快，一如三十多年前。

东晓亮一把扔下毛巾，大步飞奔跑了出去，甩下身后一连串的叫声“东老师！”“东老师怎么了？”“东老师出什么事了？”韩云、李惠几个学生追了上来。中华门城堡的阶梯很陡，东晓亮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他急忙扶了扶墙，又疾步往外赶。

她在那里！中华门前的花灯下！

奔到城门前，东晓亮愣住了。游人如山如海仍在诵诗，警察们手挽手组成人墙维持着道路秩序，行走的人群如冬日的河水缓缓流淌，严丝合缝，密不可分。东晓亮踮起脚远远眺望，却再也看不见那副笑颜和马尾辫，满眼都是人都是灯。

她明明在那里！城门前的花灯下！东晓亮踮起脚，引颈四处张望，渴盼的目光甚至有些张皇。

“东老师！是灯有问题吗？”韩云担心地扶住老师，在他耳边大声问了两遍。东晓亮呆呆转过身，茫然瞪视着韩云。当然不是她！怎么会是她呢？三十多年了！东晓亮唇角渐渐浮上一丝苦笑，笑自己异想天开，笑自己老眼昏花。

然而那么像，自容貌到神情，是幻觉吗？

否则天下又哪会再有一个黄有桑？

岁月流逝，马尾辫的身影随时光流淌成了记忆，像剪纸般寥寥几下曲折出一个轮廓，但是清晰明了毫不含糊，东晓亮确信没有看错，也绝不会混淆。

但是怎么可能呢？

她的马尾辫在那一晚被剪掉，后来漫长孤寂的时光中再未能陪伴主人。

“不，不是灯有问题。”东晓亮摇摇头，神智渐渐清醒。韩云看出老师的落寞，小心翼翼地扶他走几步，进了瓮城内的指挥部——灯会总指挥部在中华门的一个点，就设在藏兵洞旁。韩云泡了杯雨花茶给老师捧在手中，暖洋洋的茶香袅袅升起，缭绕屋中。

东老师久经大场面，向来处变不惊，刚才怎么会紧张失措？有什么故事吗？可以讲一讲吗？

讲故事？几十年的悲欢离合，怎么讲得清楚？又从哪里讲起呢？

东晓亮望着电子屏幕上涌动的人群，下意识地继续用目光搜索，然而熟悉的马尾辫身影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一九五四年。

连天及地的大雨，砸得人睁不开眼。雨点像泼翻了的黄豆，噼里啪啦地自头顶倾泻，乌云低低地压在半空，灰蒙蒙地充溢着雨帘后的整个视野。此时的江南毫无平日的钟灵毓秀，放眼只是无穷无尽的茫茫水幕，低矮的房屋，摇曳的树木，慌乱的行人，在幕中全都模糊难辨，唯一清晰的是蜿蜒盘桓在山水之间的明城墙，以及巍峨矗立的中华门城堡。

周万福拉着板车，连奔带跑地冲进城门下停在墙边，喘息稍定，解开了黑胶雨衣的帽子，仰望门檐上哗哗如瓢泼的大雨，重重叹了口气。“万福！下雨还去作坊啊？”“小福子最勤力，一年忙到头。”“都洩潮了吧，阿要紧？”城门洞里躲雨的人群七嘴八舌地招呼着，关心询问，都是长干里的老街坊——蒸馒头的老陈、做卤菜的老齐、磨豆腐的老李、贴鸭油酥烧饼的老王等等，大家纷纷抱怨着大雨：“下了一个多月到处都汪水，不出摊呢，要挣钱还有老顾客在等；出摊呢，看这个雨，一下就洩透了！”周万福小心地掀开油布，查看车上的篾条彩纸，已经进了水，一点点晕开来，五颜六色地混浸在一处。“要死！”周万福懊恼地跺脚，翻出抹布小心擦拭。

“小福子，我帮你。”钱利亨跑过来，抓起块抹布一起擦，脚快手快。周万福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随口问他暑假放到什么时候，开学上几年级了，学校的作业多不多。两人本来同岁，周万福自幼继承了家里的花灯作坊——周氏花灯在南都城算有名的老字号，上溯到明嘉靖年间，一辈辈做下来，到周万福已经是第十一代，老南都人都习惯了家里红白喜事、过年过节挂上周家花灯。钱利亨则自幼进学堂读书，成绩据说还不错。“我不上学啦，跟我爸爸在铺子里打下手呢。”周万福愣了愣，说：“那多好，钱家的古董铺子早晚你接班，不少手艺要学吧？”钱利亨说：“手艺倒还好，就是眼力要练，单说瓷器吧，爸爸讲至少看过几千个才能大概知道真假呢！就和你扎多少灯一样哎。”

街坊们听见两个孩子的对话，纷纷议论起来：“是滴哦，上什么学，么得用！早点挣钱多好！”“怎么么得用？看状元府的，出国了呢，德国！”“哎

呀人家那是状元之后，哪能比啊？”“对啊对啊，名字就拗口，我都喊不上来，叫什么黄七襄！什么意思呢？哪个晓得啊？”“问问啊，怕什么，再状元，我们红石矶也是老邻居！”“怎么就你们红石矶？还有我们白石矶的呢？”老李老齐抗议起来。“对啊对啊，红石矶白石矶都是长千里嘛！”

中华门的東西两侧四处散布着硕大的石块，东面亮晶晶的微微发灰白色，地质学上讲这是近似石英岩的一种变质岩，老南都人叫这些白色粒岩为“白矾头”，这一段城墙附近的小山坡被称为“白石矶”；而西面城墙附近的石块则透着铁锈般的红色，应该是丹霞地貌的一种，相对应的这块地方被叫作“红石矶”，合在一处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千里，两千年来一直被誉为“江南锦绣之邦，金陵风雅之藪”。时至二十世纪，城墙城门早已失去了冷兵器时代的军事作用，如今城墙外是历史悠久的大型国有企业明光制造厂，城墙里则散乱分布着各种小型工厂、鳞次栉比的商铺，更有草草搭建的棚户房、随意摆摊设点的小贩，长千里百姓的各种民居则零星散落其中，毫无章法地混杂在一处，老邻里街坊们住得近、感情深，开玩笑来肆无忌惮。

周万福和钱利亨没留意大人們的谈话，他们才十二岁，正是好动贪玩的年纪，两人一边计划今天回家反正没事要不到夫子庙玩玩，一边继续用力擦拭。箴条还好，泡软的彩纸碰都不能碰，周万福揭开一张应手烂塌，骂了声“要死”，沮丧地扔下抹布。钱利亨擦出块干地方，小心地将彩纸挪过去，安慰他说：“潮的这半边撕下来，还有一大半能用呢！”周万福侧头端详。突然“吧嗒”一声，一团泥浆落在纸上，钱利亨连忙拿抹布擦，然而“吧嗒”又是一团。仰头望去，自高远的城门顶上像下雨一样不断地滴落泥浆，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不好！城墙泡软了！快出去！”老王——也许是老李叫了一声，人群迟疑着，有的往外走了几步又停下，有的仰头望着城墙嘀咕，大部分则忙着收拾担子挑子，还要用雨布盖好。“快走！快走！”老王焦急地叫着，第一个冲进了门外的大雨，“轰隆”一声，城门顶上砸下一大块！泥浆泥水裹挟着碎石块没顶飞泻！

周万福慌慌张张地捡起油布，想把箴条彩纸重新盖上，钱利亨一把抓起他的手臂往外跑，周万福挣扎着叫：“我的板车！我的板车！”扭头还要往回，钱利亨死命拉住，拖着他往外飞奔，轰隆轰隆连声巨响，城门中的泥浆如瀑布冲下，板车挑担瞬间被淹没不见了！



大雨如注，淋得透湿的长干里人四散在城墙前，呆呆望着拱形的城门洞，不敢相信刚才的避雨之所突然变成了吞噬一切的怪兽，满眼都是泥浆石块飞溅。六百年的城墙、历经风雨炮火的古物，没挺过这场连天暴雨，多处崩塌。“咦，小四子呢？”“老陈呢？”人群中忽然几声惊呼：“小强子也在里面！”

惊呼声变成惨呼声，渐渐又变成号啕大哭声，撕心裂肺，惊天动地。

一九五四年夏季连续两个月的大雨，南都城內很多地方积水，受灾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三万户人家进水，房屋倒塌七百多间。不少段城墙浸泡在水中，积年隐患因此爆发，多处发生坍塌事故，居民死伤三十余人，其中中华西券门塌的时候砸死了两人。东晓亮叹了口气，“周万福后来把那次惊心动魄的逃生经历讲给我们听，一边吩咐我们恭恭敬敬地喊钱利亨为‘钱叔’，一边咂嘴损失了一板车的材料，几十年后依旧心疼得不行。”周翰飞笑笑不敢接茬——碰到花灯的事他就这样。黄有桑则着急：“修啊！为什么不修！”

为什么不修？穷，修不起！一九五四年的政府哪有钱？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大雨中有关部门出动，查来查去发现全南都城的城墙各类险情共好几百处！不奇怪，南都明城墙建于明初，洪武年间就有了，曾经甲于海内的高坚和固若金汤，在六百多年的风雨中受到相当大的损害。特别是太平军在南都对抗清政府长达十一年，南都变成了军营，包括城墙在内的古建筑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之后更大的灾难是一九三七年抵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为加强防御，在城墙内修了许多暗堡；而日本侵略军的《攻占南都要略》中叫嚣“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顽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无耻！残酷！”——东晓亮记得黄有桑报道中的原话。十二月冬日的南都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在城墙上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英雄之歌，然而日本侵略者调动了所有参战部队的火力，飞机、坦克、迫击炮、山炮、榴弹炮、加农炮等重型武器，对南都古城墙进行疯狂的轰炸，重点是中华门、朝阳门、正阳门和通济门。史无前例的狂轰滥炸之下，古老的明城墙被炸塌炸开多处，中华门上的三重檐九庀殿的城楼就是那时被毁的，而南都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并遭受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怪不得中华门是平的！城楼被炸掉了！”韩云叫起来，“日本侵略者太可恨了！硬炸进我们城里！还屠杀三十万人！”

“这个城楼应该修起来！给大家看看！”李惠气愤愤地嚷，“八十年前被

炸毁之前什么样，我们现在就修什么样！”

“南都人谁不这样想呢？可惜一直还没实现。”东晓亮摇了摇头：“总之一九五四年大雨之后因为出了人命大事，多处发生险情又无钱修葺，政府决定干脆把这‘危险’的古城墙拆掉。记得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吧，市人民委员会决定‘除了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有利于防空、防洪以及点缀风景的部分应予保留外，其余一律拆除’。”

“都是明代的古城墙，哪一部分有、哪一部分没有历史文物价值？”韩云忍不住插口。东老师说来说去，这些与他刚才跑下城楼有什么关系？那么慌慌张张地！又不是鬼子来了！

“不错。所以实际上这个决定毫无用处，拆墙运动愈演愈烈。不久到了一九五六年，更因为当时城建所需的砖头产量不足，开始为使用旧城砖而拆城，市里成立了拆城小组，发动全城人民大规模拆除城墙，一块砖说是一毛钱。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美元，现在南都城墙的一块城砖国际古玩市场上要好几百美元。”东晓亮望了望大屏幕，夜色渐浓，观灯的人越来越多了，她还会出现吗？韩云、李惠一边留意门外的灯会，一边窃窃议论：“一毛钱的城砖现在几百美金，几百万倍啊！”

周万福挤在人群中奋力扒拉着城墙，一头一脸的灰土在酷热的暑天被汗水模糊成一道道污迹，横七竖八地挂着。长千里的居民们响应号召到中华门帮助拆墙，老远地就听见振奋昂扬的大喇叭声音：“这个城门城墙，坍塌危险之外还阻碍交通！大家想象一下，中华门和旁边两个东西券门，拆掉了之后多开阔！这是我们南都的正南方，从此以后一马平川！来往车辆和行人畅通无阻！”一个二十来岁瘦瘦高高的青年人高举右臂、鼓舞着士气：“拆城委员会号召我们南都人有多少力量就拆多少砖！上午已经拆了快一里墙了！我们有干劲、有决心拆除中华门！这个任务派给我们明光厂，是我们厂所有工人的光荣！”

“那是谁啊？”“好精神抖擞啊！”“是啊，干劲冲天！”街坊们悄悄议论。老王轻声告诉大家，那是明光厂拆城小队的队长曹峻德，在厂里任打磨车间的组长，是一位极吃苦耐劳的工作标兵。周万福遥遥望着那个峭直轩昂的身影，满心佩服。

之后的两天，长千里居民们与明光厂的工人老大哥们一起拆城墙、搬墙砖。城墙真牢啊，钱利亨上了几年学最有学问，告诉大家墙缝中的黏合材料是古代



的糯米砂浆，由糯米、熟石灰等混合而成。确实黏度强得惊人，扒起来特别费劲。明光厂的工人们戴着工作手套还好，居民们赤手空拳，双手很快磨破、起水泡、淌血，老陈家的新媳妇疼得掉眼泪，工人们脱下自己的手套递过来，她摇头不肯收，正好明光厂医务室的吴莉医生送水来，曹峻德连忙请她回去多领些手套，好说歹说让街坊们擦干净手消炎包扎，把手套分到了各人手中，没想到大家看着新手套反而迟疑起来，不舍得就这么簇新地去扒墙砖啊！钱利亨随手拿起一块墙砖笑着说：“你以为你们牢牢黏在一起就能把我们吓倒了？照样把你们拆了！”“三山门那边全是骨头——就是大块大块的条石呢，用炸药炸还不是拆掉了！”“就是！何况这点糯米砂浆？么得斯么得斯！”在场的所有人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专家们会苦苦研究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伟大创新技术之一的砂浆工艺，又在研究了多年之后得出结论——该技术不可复制。

曹峻德也取过一块砖，赞叹道：“真是好砖啊！六百多年了还是完好无损结实耐用，难怪值一毛钱一块！我们昨天、今天拆了有两万多块砖吧？两千多块钱啊！”工人、居民们被他说得又激动起来，望着中华门旁的两个豁口——原来的东、西券门，议论纷纷：“中华门再有个三天差不多就能拆完！那又好几千块钱、说不定上万块吧？”“吴医生你怎么了？”周万福问，吴莉医生的眼中亮晶晶的。“灰大、迷了眼睛。”她急急忙忙地说，别过了头。周万福突然心中一阵空空落落，东、西券门，打小就在门上玩的，这就都拆没了？中华门再拆掉，从此一片空旷、一马平川了？

“住手！住手！”忽然响起气急败坏的喊声，“不许拆！立刻住手！”远远奔过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个头不高，瘦得棱角分明，跑得气喘吁吁，满脸焦急。大家都不由停了下来，不仅是因为好奇，中年人的眉宇间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正气，虽然焦急，仍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端庄礼貌，看起来气度不凡。钱利亨悄悄拉拉周万福说：“去过黄状元家的”，周万福挠了挠头想想，好像是看见过。曹峻德迎上前去问哪个单位的、什么事，中年人说他叫朱伯商，省文化局的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的，“城墙城门都是文物，不能拆”！

“文物？”

所有人都愣住了，文物是什么意思？城墙城门又为什么是文物？是文物就不能拆？又是钱利亨，低声向大家解释文物就是平常讲的古物、古董、老物件，就像钱家铺子里的古画、古玉、古瓷器，或者黄状元府那样的老宅子，文化局

分管文物保护的副局长那就是管这些的，是大干部！

“不确切。”没想到朱伯商听见了，极认真地纠正说，“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的总称，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有两个特征，一是与人有关，二是已经成为历史不可能再重新创造。”

工人和居民们面面相觑，没想到这个大干部会巴巴地背书一样跟大家详细解释，再听到他说“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绝不能断了根丢了魂”的时候，不少人笑了起来：“他这个焦急张皇的样子，真像丢了魂呢！”

曹峻德皱了皱眉问朱局长，不让拆城墙有公文吗？省里的、市里的？

朱伯商跨上一步，说没有公文，他是得知消息急忙赶来的。南都的明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造的，动用百万人众，建了近三十年，四重城墙环套，依山水形势蜿蜒三十多公里，这个城墙是我们中国古代军事防御设施和城墙建造技术集大成之作，是世界第一大城垣，是可以媲美长城的历史奇观，是不折不扣的文物，绝不能拆！

夕阳西下，暑热未退，朱伯商高声说着这些话，满头大汗刷刷地流淌下来，摸了摸口袋没找着手帕，只好反用手背不停地拭汗。周万福把吴莉医生药箱中的一块医用纱布递了过去，朱伯商顺手接过，冲周万福微微点了点头，用纱布擦着脸上的汗水，短袖衬衣前胸后背都已湿透，高昂激动的声音也黏黏地浸上了汗意。

“还有中华门，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古代堡垒瓮城，被称为‘天下第一瓮城’，一千多年了！全南都、全中国、全世界也就独此一座，怎么能拆？”

“听说是国民党取的名字，而且是老蒋题字的，不该拆吗？”人群中有人声音抗议道。

“不错，这个门明朝的时候本叫聚宝门，一九三一年改为中华门，由蒋介石在双十节前夕题匾。”朱伯商叹了口气，“但是政局更迭不影响文物的价值，南都民国时期的很多建筑都是精品文物，都应该保护！”

人群低低地议论起来，城墙、城门是文物不能拆的信息还没消化呢，这又要保护民国的东西？我们还要打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呢！